

黍庵集·王祥夫作品

蝴蝶飞何园



蝴蝶飞何园



王祥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飞何园 / 王祥夫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78-5101-5

I. ①蝴…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5426号

书 名 蝴蝶飞何园
著 者 王祥夫
责任编辑 马 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10千字
印 张 7.125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101-5
定 价 39.00元

水，活活地流着

——从《祥夫言事》说起

卫洪平

五年前我刚来大同，见《大同日报》“云冈”副刊有个专栏《祥夫言事》，读了《从画说到肥皂》，旁批：“祥夫此文让我想到张岱，散散漫漫，随手写着，一种气息弥散开来。”

不久张焯介绍认识了王祥夫，且熟稔起来，读到他更多的新书、旧著。《祥夫言事》专栏也一路读下来，大约已逾两百篇矣。怎么说呢，借用汪曾祺写河南林县红旗渠的话，就是：“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

王祥夫推崇的人不多，汪曾祺是一个。他和汪先生有些像，都以短篇小说见长，都擅长文人画，画的名气也都不小。还有，都喜欢写散文随笔。汪先生写紫薇：“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王祥夫写瓜子：“倭瓜子不像葵花子那么碎叨，最碎碎叨叨的是那种黑色的小葵花子。”汪

先生在张家口沽源下放过，王祥夫长年在大同，“碎碎叨叨”大概是坝上和塞上一带民间的口语吧。俩人散文随笔的语言、格调，都碎碎叨叨的，但又各是各。如果说汪先生是三秋树，王祥夫就是三棱镜：里面有二月花，有三秋树，也有六月雪。

王祥夫平时爱看新闻，一次动了气，将一杯茶水泼到电视屏幕上，但过后还是要看。他说：“多少年来，我心里有很多的愤怒，只是这几年，愤怒好像慢慢慢慢消退了许多，而忧郁却像是多了起来。”他崇敬鲁迅，半月前云冈石窟研究院和北京鲁迅博物馆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暨逝世八十周年，在云冈美术馆举办“朝花夕拾——鲁迅的美术世界”展览，我们一起参加开展仪式，他在致辞中郑重地讲：“鲁迅先生……在我的心里始终是一座山。”“鲁迅先生即使不完美，在中国文学史上依然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熟悉王祥夫创作的人，知道他常用小说承载愤怒和忧郁，在散文随笔里，那些愤怒的、忧郁的碎片，会使舒缓的笔调峻急、凝重起来。金宇澄说王祥夫小说里有一种“积压在温情背后的寒风”，我看散文随笔里也有。《避雨读画》本意是以画家的眼光，谈中国古典人物画中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大小悬殊的问题，却一再提到在高速路上亲身经历的一件添堵的事，感叹“时间过去了几千年，什么大，什么小，到今日还真让人不好说”。只是感叹，没有讽刺。王祥夫笔下多感叹，少诙谐，无讽刺。读《乡村画匠》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炕上铺的一块油布，墨绿的底子

上开着几朵乡村画匠画的大红牡丹，母亲总是把油布擦得明光锃亮，满屋子喜气。作家忧郁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起涟漪：“美的时日竟是这样哗哗哗哗水样地流走！”几天前看吴天明导演的《百鸟朝凤》，影片演绎的也是这种无法排解的忧郁。读《井下骡子》我心里堵得慌，作家悲悯的心，显然被那匹在小煤窑斜井下拉煤、极度困乏、极度痛苦的骡子刺得很痛很痛，忘情地一遍遍呻吟着：“可怜的骡子！”

古人写庙堂，写江湖，也写家常。归有光、张岱都是写家常的高手，后者更是了得。王祥夫对柴米油盐兴味很浓，爱写家常，文字里有道也有禅。在他看来，“家常之所以好，是有人性人心在里边”。有一年他去湖南好长时间才回来，母亲高兴极了，炒了菜又问他，喝酒吗？他说喝，母亲忙给他倒酒，才喝三杯，母亲便说喝酒不好要少喝，他放下杯子，母亲笑了，说离家这么久就再喝点儿……母亲“又怕儿子喝，又想儿子喝”，我含着泪笑着读完，这个细节怎么也忘不了了！他还写过母亲的假牙、母亲的吊兰、母亲蒸的馒头、母亲做的春饼。《画芍药记》里提到父亲：“芍药开花的时候家大人会搬一把藤椅坐在芍药那里喝茶，既然时已入夏，父亲穿一条淡米色派力士裤子，上边是白府绸衬衫，人坐在那里真是爽然好看。”一处闲笔，使这位在日本长到十八岁才回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穿着棕色皮夹克、挂着望远镜、背着双筒猎枪去打猎，又爱在家里做枯山水的“家大人”灵光一闪。

王祥夫笔下的家常，很博也很杂，学、识、才、情、趣味，糅合在一起。生活中许多名物，人们只是见过、吃过、听过、玩过，知其一，哪知其二其三。王祥夫好厉害，知之多，察之也详，写过：桃、樱桃、杏子、蓖麻、黑鱼、虾、螺蛳、田鸡、灶鸡、酒、酱、黍、黄米、山药、冬瓜、藕、毛豆、豆腐、玉米、荞麦、高粱、荠菜、宁武蘑菇、麻花、角黍、茄盒儿、浆水面、羊杂割、南北油茶、咸菜慈姑汤，还有梧桐、棕榈、菖蒲、沙棘、竹器、红湘妃、六道木、铁如意、手风琴、吉他、荷花、牡丹、丁香、山茶、芍药、天竺葵、眼镜、伞、香、香道、胭脂、梅瓶、山子、拔步床、竹夫人、骆驼、蛤蟆、蟋蟀、蛱蝶、知了、蝈蝈、麻雀、猫、红蜻蜓、砑磙、紫藤、猪鬃、酒瓶、甩子（拂尘）、砚瓦、毛笔、玉臂搁、琉璃咯嘣儿……

琉璃咯嘣儿晋南叫“圪棒棒”，我小时候也吹过，前年去古城一家民俗博物馆，见到大同生产这种玩具的老照片，感到亲切。读了《玻璃乐器》引用的《波斯工艺美术史》上“以玻璃做吹器也”，才知道这种玩具的制作工艺，早在公元四五世纪就从波斯传到东方大都会北魏平城了，一时思接千载！王祥夫喜欢香，写作时会烧一点点沉香屑，文士的优雅，民间的情怀，缭绕笔端。我佩服他说的“民间香道”：夏天的“晚上，点一根艾草，既熏蚊子又闻香，我以为这便也是香道，民间的香道”。他还从原生态琥珀里边“无限的不可知”，悟出短篇小

说写作的妙谛。

和汪曾祺一样，王祥夫也喜欢谈吃。爱读《随园食单》《知堂谈吃》《学人谈吃》，在他眼里，《随园食单》比《随园诗话》还要好。谈吃的文章，有长篇散文《食小札》，随笔集《四方五味：中国民间饮食文化散记》，新出版的《青梅 香椿 韭菜花》有不少也是谈吃的。我和几个朋友还品尝过他烧的一道新鲜的马兰头，那是南方一位朋友给他快递的。

在谈吃谈玩的文字里，王祥夫常会写到风俗，有世道人心在里面，社会学、民俗学研究者会感兴趣。他又好收藏，赏玩藏品的时候留意古代风俗。他有一只四个银管绞成的辽代银镯，“霸悍好看”，千年前一位年轻的将军戴着它战死沙场。王祥夫买下后请金店的朋友用吹灯打理，结果吃了一惊：细细的银管里，居然塞着手抄的祈求平安的《心经》！于是他写了一篇包罗恣肆的《辽代银镯记》。他还在收藏的古镜上发现，“五月端午，这一天在古时是做镜子的时间，要用江心水，许多古镜上都有‘五月五日江心水做照子’字样”。

王祥夫是一位博物家，爱玩儿，也会玩儿。那么多的名物到了他那儿，入眼、入手、入脑、入心，有些还能入画，他的画蔬果草虫居多，玉米、谷子、蜻蜓、蚂蚱……题款也有意思，画白菜、菌子，喜欢题“山民清饌”，而不是“君子清白”之类。他偶尔题在画上的文字也是有趣的随笔。

要说王祥夫最喜欢的，我看还是梅花。他十三岁跟着父亲

的朋友朱可梅学画金农的梅花，十四五岁读周瘦鹃《盆栽趣味》便喜欢上那里面一盆宋梅，五六十岁推崇“文学老梅”台静农画的梅花和《龙坡杂文》。梅花，数十年间他画了多少，写了多少，真不好说。仅文章标题带“梅”字的就有，《友梅》《说梅花》《纸上的梅》《另一种梅》《〈腊梅珍禽图〉的细节》。难怪他对宋代那位“霸”梅为妻的林处士，表示过不满。年年春节，他家的对联都是：“春随芳草千年绿，人与梅花一样清。”他说做人要像梅花一样，“一点一点从苦寒里开出那最好的花”，又说“艺术”二字要从眼上过，再从心上来，做人做事也如此。

王祥夫不爱往热闹的地方去，常年在黍庵，做阳台农民，读书、写作、画画、品玩，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南北几家报刊给他开着散文随笔专栏。他的文字都从心上来，从广阔的大地来，从深厚的传统来，平常中有诗意，散漫中有节律，一篇一篇，像挂在山腰的石渠中的水，活活地流着……

二〇一六年端午节写，六月三十日夜改定

目 录

第一辑 一揖清高

蝴蝶飞何园 /3

麻雀在一九五八 /6

一揖清高 /10

女曰鸡鸣 /13

蚂蚁如果比人大 /16

井下的骡子 /20

小毛驴畅想曲 /25

勇敢的老鼠 /29

第二辑 母亲的馒头

干菜的滋味 /35

母爱 /39

母亲的馒头 /43

八十岁的面条儿 /48

人到中年 /50

第三辑 阳台农民

闲章 /71

爬格子 /75

案头 /79

写字 /84

读书与写作 /88

书边随笔 /111

阳台农民 /136

阁楼 /140

第四辑 且说胜利

读报 /147

转市场 /152

庙宇与学校 /156

且说胜利 /160

宝贝字典 /164

富贵衣 /169

妆点 /173

赌酒 /177

八十年代的书店 /181

说幽默 /185

第五辑 敢遣春温上笔端

《纸上的房间》自序 /191

敢遣春温上笔端 /193

读画说大小 /196

纸上的房间 /200

跋 /205

第一輯 一揖清高

蝴蝶飞何园

“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这两句古诗，已经记不清楚作者是谁了，原是两首诗里的各一句，但我硬是喜欢把它们当作上下联写在一起。又是蝴蝶，又是春草，又是南园，又是池塘，这两句诗真是清新而绮丽，无端端让人觉得满乾坤间都是春天的气息。说到蝴蝶，不喜欢它的人很少。曾经在潘家园的旧书摊上买到过一本《唐五代词》，上海古籍竖排本的那种，书的主人在上边用铅笔做了不少批注，而更让我喜欢的是书里夹了不少花花朵朵和蝴蝶的标本，我想这本书是在其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废纸卖了出来。里边的蝴蝶被压在书页里居然没有损坏，蝶翅上闪闪烁烁的宝蓝色真是好看。那年去云南，有蝴蝶标本卖，一时买了许多。枯木

蝶虽然是十分的稀有，但不好看，那种宝蓝色的大蝴蝶真是好看。后来在北京的潘家园又看到这种宝蓝色的大蝴蝶，一只已经要到二百多元。

说到蝴蝶，是不分南北的，南方有，北方也有。即如我小时候，经常去菜地旁边捉那种名叫“白老道”的白蝴蝶，白色的翅子上有两个小黑点，翅膀梢上还会有一点点黄。这种蝴蝶在菜地上飞来飞去令人眼花缭乱。而我小时候独喜在郊外才能看到的那种很小很小的蓝蝴蝶，翅子上有一排黄色的花纹，但这种小蝴蝶总是让人捉不到，又总是在你身边翩翩地飞来飞去。还有就是榆树上的一种大蝴蝶，金红的翅子上有宝蓝色的点子，华丽的不能再华丽，让人真是喜欢，小时候只要见到它就会跟上它跑，不问脚下深浅。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就叫作《蝴蝶》，出版社为了好卖，又在“蝴蝶”前边加了两个字“乱世”——《乱世蝴蝶》。幼时随家大人去看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看来看去只是唱，让人觉不出什么好，只是看到结尾处梁山伯和祝英台忽然化作两只蝴蝶飞出来才有一点让人开心。印象中，蝴蝶总是在飞，不停地飞，而那

次去云南，我却遇到一只不肯飞的蝴蝶，它只落在你的手上，你把它挥去，它又落过来，这真是怪事一桩，后来我把它移交给舒婷，舒婷就让它落在她的手上把它带到了车上，后来的故事是舒婷告诉我那只蝴蝶在她的背包上产了许多晶晶莹莹的卵。这是一只急于生产的蝴蝶母亲。

蝴蝶好看，但不易画，画家于蝴蝶，实实在在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越漂亮的蝴蝶画出来越假。白石老人也只那种黑色的蛱蝶画得好，一笔，两笔，三笔，四笔即成，若是花蝴蝶，起码是到了老年后白石老人很少再画。近百年来，只靖秋女士的蝴蝶画得不俗。靖秋女士是清道光帝的曾孙女，溥雪斋的亲妹妹，真正的金枝玉叶。我见她一把扇面，上边落三只蝴蝶，用色勾线果然轻灵可爱。

吾乡有句话，英雄莫问出处。说到蝴蝶也是，蝴蝶虽漂亮，但你莫问蝴蝶之出处，再漂亮的蝴蝶当年都是毛虫，几乎无一例外，所以，我们只说它现在的如何漂亮即可，不说它过去是如何蠕蠕地来去，再漂亮的蝴蝶，只是它今天漂亮，而它们的过去，无一不是害虫。